

津门十四味,到底是哪几味?

李子健

据口述史传,清末民初之际,河北大街曾有座名为“宝宴楼”的饭庄,门面不大,却在津门食客中颇负盛名。掌灶的主厨是一位自幼随长辈来津学艺的山东汉子,因姓蔡,人送外号“蔡伙头”。

“蔡伙头”在当时天津卫的勤行中,厨艺堪称上乘。他既能驾驭南国的清甜,亦可拿捏北地的咸鲜;东边的辣、西隅的酸,到了他的灶上,皆能化为舌尖上的妥帖。有食客赞其为“十四味”,言其能将人间种种味觉,尽数融于肴饌之中,令人一餐而识天下滋味。

何谓“十四味”?这便要说起一首流传于坊间的打油小诗:“咸鲜麻辣香苦甜,腥膻凉骚臭辛酸,天下搜遍十四味,沾上人家尽尝全。”据传,此诗本是一位略通文墨的食客,为夸赞“蔡伙头”手艺而作。末句“沾上人家尽尝全”,却无意间道出了天津卫这座商埠码头的饮食底色——这里的人讲究吃、懂得吃,天下百味,皆愿一尝,也皆敢一尝。

旧时曾有句俗语:“吃尽穿绝天津卫。”初闻此言,笔者亦觉不免有些夸诞,但细细品味那首打油小诗,再回望那段历史烟云,方觉此言并非全然虚妄。所谓“吃尽”,非指珍馐百味皆入腹中,而是指津门食客能以开阔的味蕾,接纳世间所有滋味——无论是宫廷的精致,还是乡野的粗犷;无论是本土的醇厚,还是洋场的新奇,皆可入席,皆能品评。至于“穿绝”一说,亦与当时社会环境相契,华洋杂处、商贾云集,加之冀、豫、鲁、皖移民络绎,南北服饰、东西风尚交汇于此,令人眼花缭乱,自是不在话下。

且说一说这“十四味”的奥妙。打油诗前两句共计十四字,每字皆是一种独立的味觉体验,且各有其“味源”可循。譬如“苦”,非止苦瓜一味。鲁

菜名肴“九转大肠”,讲究的是火候精纯,糖色炒至微老,入口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回苦,方称正宗。“腥”与“鲜”,则指向河海两鲜,天津地近渤海,九河下梢,鱼虾蟹蚌,自有其独特的水泽气息。“膻”者,乃牛羊肉及奶品之本味,经妙手调和,反成醇厚。“凉”之一味,常被忽略,然在老饕眼中,薄荷叶便是此味的化身。津门家常菜“京酱肉丝”,食时以豆皮或春饼卷裹,讲究的人家必要夹入几片鲜薄荷,清凉解腻,入口顿觉颊齿生风,味觉为之一新。“骚”之一味,多源自内脏菜肴,比如爆腰花、水氽腰骚。水氽腰骚是厨师将片下的腰骚入沸水轻焯,佐以蒜泥麻酱,腥骚之中自有一股独特的脂香。至于“臭”,则更不必多言,正如民间俗语所说:“王致和臭豆腐,一臭万年。”闻之蹙眉,食之销魂,恰是味觉的另一重境界。而“辛”者,则指的是芥末独特的辛辣味道。其余如咸、鲜、香、辣、麻、甜、酸诸味,是寻常席面所必有,不再赘述。

值得深思的是,这十四种味道,能于一家饭庄、一厨之手尽数烹出,且调和得当,食客甘之如饴,足见津门厨者的功夫、津门食者的兼容。八大菜系各有千秋,川之麻辣、粤之清鲜、苏之细腻、鲁之醇厚,皆有其鲜明的味觉边界。若论及将这咸鲜香辣、苦腥膻臭尽收一席,并从中品出生活之趣、人生之味的,则是天津卫“吃货们”的真本事。

时光流转,宝宴楼的招牌早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。然而,那“十四味”却并未失传,它们化作一道道美味,不仅在酒楼饭庄,还藏在每一个寻常人家的餐桌上。天津人讲吃、会吃,说到底,讲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,会的是一种在五味调和之中寻找平衡的智慧。

一座城市的性格,往往就写在其饮食的基因里——包容、豁达、敢于尝试,也懂得欣赏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妨带他走街串巷,尝一尝这“十四味”,那是读懂天津的一种方式。



如果你是一把锤子,切忌把别人都看成钉子。

星期文库
“金石之声话心志”系列之五

我生无田食破砚

李昱坤

黄易有一方印:“我生无田食破砚”。乃其后期作品,属典型浙派一路。印中七字分三行排列。黄易有意缩小“无”字与“田”字,这二字仅占了印面的六分之一,使得章法更趋平稳。也由此突出了印文中的“无田”之意。印文四角形成了对角呼应,“我”与“砚”、“生”与“破”四字虽似不受约束,却洋溢着沉厚、淡泊的古拙气息。印面如画,品读吟哦,悲悯之情,由心而生。

黄易之父黄树穀,以写篆隶知名于时。一生几乎贯穿乾隆年间。黄易八岁丧父,家境贫寒,然敏于学,四处求师,品性持重谦和。其母梁瑛是杭城著名闺秀才女,诗、古文皆精通。为了养家糊口,黄易前后有着近二十年的私塾生涯。后入仕途。黄易工书,娴熟隶法,对金石碑版致力尤深。精于博古,喜集金石文字,广搜碑刻。故隶法中参以钟鼎,愈见古雅。官济宁同知时,一花片叶皆能于质库易钱。自喻“有金石癖,又喜探讨篆隶之原委”,把金石篆刻作为学问来研究。他师法丁敬,得亲授而不拘囿,有出蓝之誉,与之并称“丁黄”。“小心落墨,大胆奏刀”是其著名印论。

人皆道黄易的印文精妙,亦可为其一生写照。其实此语出自北宋苏轼《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·其一》诗中。苏轼生性旷达,其写散文,咏诗词,状物抒情,文辞豪迈,登峰造极之境,然一代文豪宦海浮沉,只能发出“我生无田食破砚,尔来砚枯磨不出”之语时,怎不令人顿生难以言状的悲悯之情。

我素喜写心的句子,而且深为赞同“须要深心同写”。

其实,这种感慨,极易使文人在穷困潦倒时产生心灵的共鸣。黄易如此,齐白石也如此。这可从齐白石也曾刻有“我生无田食破砚”一印所窥得。

此印为齐白石30多岁时所刻,可窥齐白石早期刻印风格和水平。齐白石大约于1896年始学刻印,1898年,得丁敬、黄易印谱,使之得见黄易所刻之印。想必,那句印语,正应其彼时心境。1889年,齐白石拜胡沁园为师,学习绘画和诗文,身份一变而成为画师,从此以卖画为生,并日益为世人所知,家境也越过越好。

也不难看出,齐白石在刻此印时,“我生无田食破砚”一句虽有自嘲之意,也可谓另一种成功的表达。

钱难挣,财难守。齐白石在此后的数十年里,卖画教书,刻印写字,靠着一笔一砚劳动所得,进款着实不少。年过古稀,本可不必再为衣食劳累,但为了动荡年代家中生计,最终提笔又画了20余年。勤劳节俭,长久守了发财之“仁”。

我始终认为,人以自己一技之长立身养家,无论艰辛或富贵,毕竟都是无比自豪的一件事。

百草园

锤子和钉子

王成喜

投稿本报副刊稿件
启事 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一世棱角

祁文斌

门前剥啄谁相觅,贺我今年号放翁。

绍熙元年(1190),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的陆游,再次向宋光宗进言,劝其广开言路、慎独多思,并带头节俭,以尚风化。由于陆游向来“喜论恢复”(主张抗金,力主恢复中原失地),且进言无所顾忌,谏议大夫胡澹便弹劾其言论“不合时宜”,主和派官员亦群起而攻之。于是,朝廷最终以

“嘲咏风月”为名将其削职罢官。离京回归山阴的陆游,悲愤之余,自题住宅名为“风月轩”。陆游此次罢官还乡长达十几年,直到嘉泰二年(1202)“再出”,奉诏入京修史。

但凡文人给自己起别号或给自己的居所、书斋起别称,称谓含义往往不外乎明志、寄物、抒怀,或展现,或昭示,或自勉。而立身处世遭遇攻讦,陆游的反应却是不辩解,不驳斥,一头迎上去,以那些责难之词当“招牌”,满满的“你们说我如何,我便如何”的做派,叛逆性十足。

这真是一个有棱角的人!其棱角终生都没有磨圆过。

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尽管“才气超逸”,却并不招人喜欢,一直仕途不顺,很不得志。

淳熙二年(1175),陆游在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幕府任参议官,彼此以文会友,相处甚欢。可是,一些主和势力却借此诋毁陆游“不拘礼法”“燕饮颓放”。最后,范成大迫于压力,不得已将陆游免职。翌年,为回击对自己所谓“颓放”“狂放”的指责,陆游自号“放翁”,还作了一首《和范待制秋兴》:策策桐飘已半空,啼螿渐觉近房栊。一生不作牛衣泣,万事从渠马耳风。名姓已甘黄纸外,光阴全付绿尊中。